

論語

後藤點

四

					漢書門
一	五				
〇	五	三	五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二六				漢書
函	一	五		
二〇	〇	五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5
冊數	10(6)
函號	276	66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論語卷之八

朱熹集註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
一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

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

行陳謂軍師行伍之列俎豆禮器尹氏曰衛靈公無道在陳絕

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去衛適陳興起也子路愠見曰

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

濫矣何氏曰濫溢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濫為非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愚謂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

從去聲
見賢適
反



女音汝

識音志

與平聲

下同

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

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

至而亦將

對曰然非與

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

有得也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

言也。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徧觀而盡識宜其以為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眾形匪物物刻而彫之也故曰予一以貫之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夫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尹氏曰孔子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復深喻之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按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與焉則顏曾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非已有之不

鮮上聲

能知其意味之實也。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為愠見發也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

恭已正南面而已矣

無為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

而又得入以任眾職故尤不見其有為之迹也恭已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為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子張問行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

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

里行乎哉

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答子路問達之意也篤厚也蠻南蠻貊北狄二千五百家為州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

也夫然後行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母往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衡輓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

與平聲 夫音扶

行篤行

不之行

去聲

猶亡百

反

參七南

反

夫音扶

隨其所在常若有見雖欲項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
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變貊可行也

子張書

諸紳

紳太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也○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著
已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
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即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洋便
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

矢

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鱗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
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故夫子稱其直事見家語

君子

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

懷之

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收也懷藏也如於孫林
父甯殖放弒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楊氏曰史魚之直未
盡君子之道若蘧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世若
史魚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

知去聲

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

以成仁

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於
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
全矣○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
古人有捐軀殞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
養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
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

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

之仁者

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已者故以是
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磋以成其德也○程子曰子貢問
為仁非問仁也故孔子
告之以為仁之資而已

顏淵問為邦

顏子主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為邦者謙辭

子曰行夏

之時

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一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為歲首而三代迭用

之夏以寅為入正商以丑為地正周以子為天正也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為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為謂夏小

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以告顏子也 乘殷之輅

商輅木輅也輅者木為車而已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敗不若商輅之朴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為質而得其中也一

服周之冕

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然其為物小而

加於眾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為靡雖費而不及奢天子取之蓋亦以為文而得其中也 樂則韶舞

韶謂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盡善盡美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辯給之人殆危也○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子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

輅音路亦作路

遠去聲

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為之兆爾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張子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相戒飭意蓋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其所守故放遠之尹氏曰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顏雖不得行之於時然其為治之法可得而見矣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蘇氏曰人之所履者

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

賢而不與立也

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

好去聲

者與之與平聲

論語卷四

諡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范氏曰臧文仲為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為不仁又以為竊位

遠去聲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責已

厚故身益脩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

何也已矣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

好去聲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

矣哉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放肆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

孫去聲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

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為質幹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

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程子曰義以為質如質幹然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此四句只是下事以義為本又曰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為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

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范氏曰君子學以為己不

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為善之實可知矣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

己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已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

反諸已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于譽，無所不至。三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華庚之心，故不爭。和以處眾，曰羣。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

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尹氏曰：學貴於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以求仁之方也。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不亦宜乎。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

譽平聲

者，其有所試矣。

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天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吝，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

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夏商周也。直道，無私曲也。言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卽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在其是非之實也。○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毀譽之哉。其所以譽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於其間哉。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

乘之，今亡矣夫。

揚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矣夫。悼時之益偷也。愚謂此必有爲而言。蓋雖細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胡氏曰：此章義疑不可強解。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音無
音扶

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
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四夫之勇皆是

好惡並去聲

曰惟仁者能好惡人眾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矣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楊氏

曰惟仁者能好惡人眾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矣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弘廓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外無人然人心有

覺而道體無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惟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

○子曰吾嘗晝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句無益句不如學也此為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也李氏曰夫子非思

而不學者特垂語以教人爾

反。饕奴罪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耕所

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然其學也憂不得乎道而已非為憂貧之故而欲為是以得祿也○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郵其末豈以自外至者為憂樂哉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

之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間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

以蒞之則民不敬蒞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問之則所知者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知及之仁

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下句放此

知去聲

能守之莊以泄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動

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三不爾禮謂義理之節文。○愚謂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已而大本立矣。泄之不莊動之不以禮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之道也。故夫子歷言之使知德愈全則責愈備。不可以為小節而忽之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

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於細事未必

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淺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

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

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己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以一日無者也。

况水火或有時而殺入仁則未嘗殺入亦何憚而不為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為仁之語下章放此。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當仁以仁為己任也。雖師亦無

者人所自有而自為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程子曰為仁在己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貞正而固也。諒則不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君子

之仕也。有官守者脩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

○子曰有教無類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質

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

為去聲

○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為工

見賢通反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

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

師樂師警者冕名再言某在斯

歷舉在坐之人以詔之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

與平聲相去聲

與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如此相助也古者聲必有相其道如此蓋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為之但盡其道而已尹氏曰聖人處已為人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

○季氏第十六

洪氏曰此篇或以為齊論凡十四章

季氏將伐顓臾

顓臾國名魯附庸也

冉有季路見於孔

顓音專更音俞見賢通

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

按左傳史記一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之衛也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

與冉有為季氏聚斂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

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

以伐為東蒙山名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王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一孟孫叔孫各有其一獨附庸之國尚為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至當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

冉有曰夫

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

歸咎於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謀以夫子非之故

焉於慶

反

相去聲

下同

兕徐履

反

押戶甲

反

積音獨

與平聲

夫音扶

夫音扶

舍上聲

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

用彼相矣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者之相也言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且

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

誰之過與兕野牛也柙檻也櫝實也言在柙而逸在櫝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明一子居其位而不去則李氏之

冉有曰今夫顛與固而近於費

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固謂城郭完固費李氏之私邑此則冉有之飾辭然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

之而必為之辭欲之謂貪其利丘也聞有國有家者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

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寡謂民少貧謂財之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李氏之欲取顛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

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內治脩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脩德以來之亦不當動兵於遠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

也邦分崩離折而不能守也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

而謀動干戈於邦

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與而在蕭牆之

內也于牆也戈戟也蕭牆屏也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謝氏曰當是時三家強公室弱冉求

命語卷四

夫音扶

又欲伐顧更以附益之天子所以深罪之為其瘠魯以肥三家也洪氏曰三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為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顧更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

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

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

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先王之制諸侯

不得變禮樂專征伐陪臣家臣也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天下有道則

政不在大夫言不得專政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箝其口使不敢言也○此章通論天下之勢

天音扶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

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

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為家臣陽虎所執三桓之家皆桓公之後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強也而魯以失政政逮於大夫宜大夫之強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強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

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說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尹氏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

便平聲辟婢亦反

命語卷四

命語卷四

樂五教

禮樂之
樂音岳
驕樂宴
樂之樂
音洛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

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

遊樂宴樂損矣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驕樂則侈肆而不
知節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宴樂則淫溺而

狎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尹
氏曰君子之於好樂可不謹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

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

色而言謂之瞽君子有德位之通稱愆過也。言觀色。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二者之過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

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

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血氣形之所待以
生者血陰而氣陽

也得貪得也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為血氣所使也。范氏曰聖
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
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鬪戒於得者
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為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邵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

聖人之言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
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卑之重可以
不失矣。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
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

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
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

○尹氏曰三畏者脩己之誠當然也
小人不務脩身誠已則何畏之有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

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困謂有所不通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揚氏曰生知覺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之一也。故君子惟學之為貴困而不學然後為下。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

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

難見得思義

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色見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不苟。○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謝氏曰未至於從容中道無時而不自省察也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

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

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顏曾閔冉之徒蓋能之矣語蓋古語也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

矣未見其人也

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蓋惟伊尹大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顏子亦庶乎此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而蚤死故夫子云然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

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

之

駟四馬也首陽山名胡氏曰程子以為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而章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

人疑必陰厚其子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

无音剛

與平聲

反探吐南

難去聲

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

而學詩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

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

退而學禮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聞斯二者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

聞可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

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為遠其子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

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

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寡寡德謙辭○吳氏曰凡語中

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考也

論語卷之八

論語卷之九

朱熹集註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
六章

歸如字
一作饋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

陽貨李氏家臣名虎嘗囚李桓子而專國政欲令孔子來見已而孔子不往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瞰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

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

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

曰諾吾將仕矣

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數也失時謂不及事幾之會將者自然而未必

尋亟知
並去聲

之辭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辯若不諭其意者○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過欲使助已為爾耳故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孫而亦無所詘也楊氏曰楊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為詘身以信道非知孔子者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詘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

表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

知去聲

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實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或曰：此與上章當合。為一。子曰：二字蓋衍文耳。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

絃歌，志也。時子游為武城宰，以禮樂為教，故邑人皆

也。絃歌也。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莞爾，小笑貌。蓋喜之也。因言其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也。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

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

則易使也。

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子喜。

○反。華版。焉於慶。反。易去聲。

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為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及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是其言而白實其戲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弗擾，李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

以子路不說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

之之也。

未，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乎。

子曰：夫召我者

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豈徒。

哉，言必用我也。為東周，言與周道於東方。○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為之時，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

○說竟。天音扶。

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實信敏惠。恭則

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

則足以使人。

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耳。任，倚仗也。又言其效如此。○張敬夫曰：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徧可知矣。然恭其本與李氏曰：此章與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同。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

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

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

何？子曰：然，有是言

佛音弼 許密 反

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白而涅而不

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

也。居吾語女：好學，其蔽也愚；好知，其蔽也蕩；

好信，其蔽也賊；好直，其蔽也絞；好勇，其蔽也亂；好剛，其蔽也急。

子曰：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學，其蔽也愚；好知，其蔽也蕩；好信，其蔽也賊；好直，其蔽也絞；好勇，其蔽也亂；好剛，其蔽也急。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學，其蔽也愚；好知，其蔽也蕩；好信，其蔽也賊；好直，其蔽也絞；好勇，其蔽也亂；好剛，其蔽也急。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學，其蔽也愚；好知，其蔽也蕩；好信，其蔽也賊；好直，其蔽也絞；好勇，其蔽也亂；好剛，其蔽也急。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學，其蔽也愚；好知，其蔽也蕩；好信，其蔽也賊；好直，其蔽也絞；好勇，其蔽也亂；好剛，其蔽也急。

而再

十七

力反

乃結反

於處反

去聲

音汝

下同

去聲

知並

去聲

也絞好更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

其蔽也狂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愚若可陷可罔之類湯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

害於物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狂躁率也○范氏曰子路勇於為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

又皆所以救其偏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小子弟子詩可以興

可以觀考見得失可以羣和而不流可以怨志意不流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二者舉重而言

多識於鳥獸艸木之名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

也盡心也

天音扶

女音汝

與平聲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為猶學也

周南方南詩首篇名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

鐘鼓云乎哉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為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為樂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程子

曰禮只是箇序樂只是箇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椅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

盜賊至為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為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為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

之盜也與厲威嚴也荏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窬窬

窟窟言其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

與平聲

詩言卷四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鄉者鄙俗之意原與愿同荀子原想註讀作愿是也鄉愿鄉人之原者也蓋其同流合汙以媚於世故在鄉人之中獨以愿稱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于德故以為德之賊而深惡之詳見孟子未篇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雖聞善言不為已有是自棄其德也○王氏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道聽塗說則棄之矣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鄙夫庸愚陋劣之稱

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弑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胡氏曰許昌靳黈之有言曰士之出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

亡與無通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

氣失其平則為疾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昔所謂疾今亦亡之傷俗之益衰也

古之狂也肆

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

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

小節蕩則踰大闕矣矜者持守太嚴廉謂稜角峭厲忿戾則至於爭矣愚者暗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范氏曰末世滋偽豈惟賢者不如古哉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重出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

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朱正色紫間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也○范氏曰天

覆芳服反

惡去聲

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人君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

○子曰子欲無言

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

子何述焉

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

子曰天何言哉四

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

不待言而可見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憤乎其終不喻也○程子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子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按此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學者詳之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

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又使知其非疾以警教之也程子曰此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所以深教之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

期周年也

君子

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

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

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

期可已矣

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李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亦一年而周也已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也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恥言之宰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為是為問者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強焉爾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

因音扶下同

鑽祖官反

期音基下同

衣去聲
女音汝
下同

樂上如
字下音
洛

女安乎曰安

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麤衣既葬蔬食水飲受以成布期而小祥始食菜菓練冠緣要經不除無

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

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

此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也初言女安則為之絕之辭又發其不忍之端以敬其不察而再言女安則為之以深責之宰我出子曰

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

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

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真以為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懷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范氏曰喪雖止

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為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為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貴宰我之無恩欲其有以政而及之爾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

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博局戲也亦圍碁也已止也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奕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

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

義為盜

尚上之也君子為亂小人為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尹氏曰義以為尚則其為勇也大矣子路好勇故夫子以此救其失也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

論語卷四

惡去聲

下同

唯惡者之惡如

字

訓所諫

反

微古堯

反

知孫並

去聲

評居謂

反

近孫遠

並去聲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

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

禮者。惡果敢而窒者。

勇無禮則為亂。果而窒。則妄作。故夫子惡之。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微

者。以為智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

者。惡微。以下子貢之言也。微。伺察也。訐。謂攻發人之陰私。○揚氏曰。仁

者無不愛。則君子疑若無惡矣。子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

不孫。遠之則怨。

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君子之於臣妾。莊以蒞之。慈以畜之。則無二者之患矣。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入及時遷善改過也。蘇氏曰。此亦有為而言。不知其為誰也。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微箕子。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為奴。箕子因佯狂而受辱。

孔子曰。般有三仁焉。

三人之行不同。而出於至誠。惻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

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

事人。焉往而可。○

○

馬於虔

三去聲

惡去聲

車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士師獄官黜退也。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此。可謂

和矣。然其不能狂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之之言。而亡之矣。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

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安不能用也。孔子

行。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為下卿。孔子去之事。見世家。然此言必非。回語。孔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爾。○程子曰。季氏強臣。君待之

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間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孔子去之。蓋不繫待之輕重。持以不用而去。爾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

子行。季桓子魯大夫名斯。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按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

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為可知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而作不侯終日者與。○范氏曰。此篇記仁賢之出處。而折衷以聖人之行所

歸如字。或作饋。朝音潮。

以明中庸之道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

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

而。今之從政者殆而。接輿楚人。佯狂避世。夫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鳳有道則

見無道則隱。接輿以此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為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接輿蓋知尊夫子而趨不

也。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

與之言。孔子下車。蓋欲告之以出處之意。接輿自以為是。故不欲聞而辟之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

津焉。二人隱者。耦並耕也。時孔子自楚反。平蔡津濟渡處。長沮曰。夫執輿者為

沮七余。反。乃歷。反。避去聲。

論語卷四

夫音長
與平聲

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

曰是知津矣

孰與孰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故夫子代之也知津言數周流自知津處

徒與之

問於祭溺祭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

與平聲
滔吐刀

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

反
辟去聲

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

與音長

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糲而不輟

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

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變易之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祭溺自謂糲糲種也亦不告以津處

子路行以

與音武
與如字

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

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反
籟徒弔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路問

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

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

丈人亦隱者蓀竹器分辦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

麥爾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植立之也芸去草也

子路拱而立

知其隱者敬之也

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

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

見之至則行矣

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

植音直

反
見賢倫
食音嗣

憮然猶悵然惜其不喻已意也言所當與同羣者斯人而已豈可絕入逃世以為潔哉天下若已平治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為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程子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跡亦接輿之意也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

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

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任也行其義也道之

不行已知之矣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蓋文人之接子路甚

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太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

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為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范氏曰隱者為高故往而不返仕者為通故弱而

不止不與鳥獸同群則決性命之情以饜富貴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為難惟聖人不廢君臣之義而必以其正所以或出或

處而終不離於道也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

少連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即仲雍與泰伯同子曰不

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

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

已矣柳下惠事見上倫義理之次第也慮思慮也中慮言有意義合人心少連事不可考然記稱其善居喪二日不食三月不解甚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

中清廢中權仲雍居吳斷髮文身裸以為飾隱居獨善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合乎道之權我則

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

謂無可無不可也○謝氏曰七人隱遯不同其立心造行則異伯夷叔齊太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已遯世離群矣下聖人一等

少去聲

下同

與平聲

中去聲

下同

此其最高與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已雖辱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汙也權而適宜也與方外之士害義傷教而亂太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而孔子則無可無不可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之徒也揚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以子語夷惠亦心以孔子斷之

○大師擊適齊大師魯樂官之長擊其名也亞飯于適楚三

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亞飯以下以樂作食之官于繚缺皆名也鼓方

叔入于河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內播鼓武入于漢播播也鼓小鼓兩旁有耳

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一人名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海島也○此記賢人之隱遁以附前章然未必夫子之言也未章放此張子曰周衰樂廢天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太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

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

臣怨平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魯

備於一人施陸氏本作弛福本同○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弛遺棄也以用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太故謂惡逆李氏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

○周有八士伯達仲突仲忽叔夜叔

夏季隨季駟或曰成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然不可考矣○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愚按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師擊八士既皆稱贊而品列之於接輿沮溺丈人又每有惓惓接引之意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

夏季隨季駟或曰成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然不可考矣○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愚按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師擊八士既皆稱贊而品列之於接輿沮溺丈人又每有惓惓接引之意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

也○愚按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師擊八士既皆稱贊而品列之於接輿沮溺丈人又每有惓惓接引之意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

駟鳥瓜反

大音泰飯扶晚

繚音

鼓徒刀

反

少去聲

矣在陳之嘆蓋亦如此三仁則無間然矣其餘救君子者亦皆一世之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裁其所過而勉其所不及則其所立豈止於此而已哉

論語卷之九

論語卷之十

朱熹集註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為多子貢次之蓋孔門自顏子以下頹悟莫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無若子夏故特記之詳焉凡二十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則庶乎其可矣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

焉能為亡

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道廢焉能為有亡猶言不足為輕重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

焉於虔反亡讀作無下同

賢與之
與平聲

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
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
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
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
也

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弊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入然損友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

泥
去聲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
泥是以君子不為也

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泥不通也○揚氏曰百家衆技猶耳目鼻口皆有所以明而不能相通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為也

亡讀作
無

好去聲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
謂好學也已矣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
其中矣

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己者則仁在其中矣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思則勞而無功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
致其道

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愚按一說相須其義始備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文飾之也。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

故必文以重其過。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

溫聽其言也厲。

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程子曰：他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

全之。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

為厲已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

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為。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小德。

猶言大節小節閑闌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

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

子游

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末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

子夏聞之

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

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

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倦如誨入不倦之倦。區猶類也。

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為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為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槩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為然，豈可責之門人小

別彼列
反焉於處

酒色費
反掃素報

子乎。○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又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又曰：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愚按：程子第十條說此章文意，最為詳盡。其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未而本便在此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揚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愚按：而止二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略細微之弊。學者詳之。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子張行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為仁，亦不能有以輔人之仁也。○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為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寧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為仁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己者。○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子夏、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

能也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為難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

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

勿喜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謝氏曰民之散也

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

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下流地形卑下之處

衆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汙賤之實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以常自警且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

更去聲

也人皆覓之更也人皆仰之

朝音朝焉於虔反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公孫朝衛

夫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

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

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文武之道謂文主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識記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

尼武叔魯大夫名州仇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

之官精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特牆

朝音朝語去聲

下焉字於虔反

識音志

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

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七尺曰仞。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所有。言牆高而宮廣也。

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此夫

子指武叔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

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

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

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無以為猶言無

用為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日月喻其至高，自絕謂以謗毀自絕於孔子。多與抵同。適也。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量。

知去聲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

於子乎？

為恭，謂為恭敬。推遜其師也。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

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

責子禽不謹言夫

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階

也。大不可為也。化不可為也。故曰不可階而升也。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

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

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立

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

道去聲

者其鼓舞群動捷於桴鼓影響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聖而進於不可知之之神矣此殆難以思勉及也

堯曰第三十章 凡三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

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時節氣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舜亦以命禹

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今見於虞書大禹謨此此加詳曰予小子履敢用玄

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

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

有罪罪在朕躬

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文大同小異曰上當有湯字履蓋湯

名用玄牡實尚黑未變其禮也簡閱也言桀有罪已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詞也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為

大賚善人是富

此以下述武王事賚予也武王克商大賚于四海見周書武成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

有過在予一人

此周書泰誓之辭孔氏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

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

之民歸心焉

賚來代反

解也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

興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其子之囚復商容之位二者皆人心之所欲也

說音悅

所重民食喪祭

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寬則得衆信

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泛言帝王之

道也○楊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歷叙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

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

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

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

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反豐芳味

反馬於度

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

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

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

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

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

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

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田去聲

虐謂殘酷不仁暴謂卒遽無漸致期刻期也賊者切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猶之猶言均之也均以物與人而於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為政之體所與雖多人亦不懷其惠矣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刻印刻忍

弗能卒以取敗亦其驗也○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故記之以繼帝上之治則夫子之為政可知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

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爲君子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禮則耳目

無所措手不知言無以知人也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尹氏

足無所措曰知斯二者則君子之事備矣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爲可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

可不念哉

論語卷之十終

明治十四年五月廿二日原本御届
同十五年五月廿一日別製本御届

大阪府平民

和 田 巳 之 助

東區安土町壹丁目六番地

出版人

定價七十五錢

